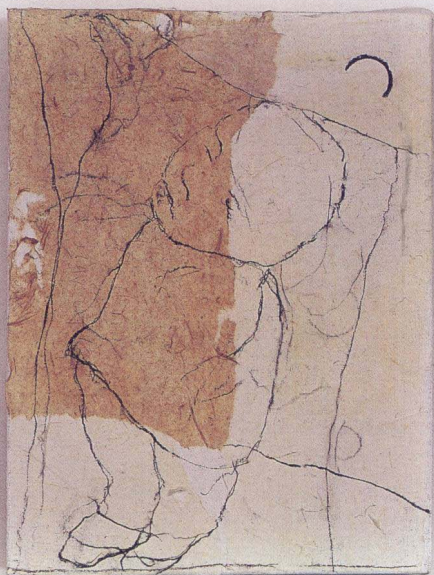


# Samuel Beckett

萨缪尔·贝克特



## 莫菲

曹波 姚忠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萨缪尔·贝克特

# 莫 菲

曹 波 姚 忠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菲 / (爱尔兰) 贝克特 (Beckett, S.) 著; 曹波, 姚忠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8

(贝克特作品选集)

书名原文: Murphy

ISBN 978 - 7 - 5404 - 5370 - 1

I. ①莫… II. ①贝… ②曹… ③姚…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2553 号

## 莫 菲

著 者: 萨缪尔·贝克特

译 者: 曹 波 姚 忠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唐 明 吴 健

装帧设计: CANTONBON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4 - 5370 - 1

定 价: 27.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Samuel Beckett  
MURPHY

---

根据 Faber and Faber 出版社 2009 年英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 18 - 2011 - 259 号

*Murphy* by Samuel Beckett, Edited by J. C. C. Mays

Copyright © 1938, 1963, 1977 by Samuel Beckett,

2009 by the Estate of Samuel Beckett, Preface by J. C. C. May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出版获“爱尔兰文学交流”机构翻译基金资助

The publisher acknowledges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 (translation fund), Dublin, Ireland.

[www.irelandliterature.com](http://www.irelandliterature.com)

[info@irelandliterature.com](mailto:info@irelandliterature.com)

# 序

## 一

《莫菲》是贝克特满意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无论诗歌还是散文，他之前创作的作品都令人眼花缭乱，语言极尽机智，情节过于虚幻，但是，很明显这些特点既和他有所保留的本能有关，亦和他有所展示的欲望相关——才华在经受不住推敲的情节面前列好了队。因此，《莫菲》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一个转折点。它给作者带来了足够的自信，使他能经受和一系列出版商的乏味的洽谈，并拒绝就已写的内容进行修改。它使作者相信，有理由把着手将这部英文版的小说翻译为法文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后来，《等待戈多》获得成功后，这部小说得以在美国出版，从而为他的作品在整个英语世界的更广泛的接受铺平了道路。在《莫菲》这部小说中，贝克特发现了自己第一个也是最紧迫的主题，说得更准确些，就是发现了处理自己身陷其中的困境的最初方法。小说的主

角是名字以第 13 个英文字母 M 开头的一系列人物当中的第一个,在后来的作品中还时常被贝克特提起。多种意图相互冲突,使他早期的创作更趋复杂;这一问题在《莫菲》当中也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残余的苦涩得到了另一种更美好的特点的中和,即得到了托马斯·麦克格里维和布莱恩·科菲凭直觉从前者身上感受到的“怜悯”的中和,这一特点在贝克特后来的创作中保留下来,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莫菲》是用六个笔记本手写而成的,花了贝克特六个月的时间,写作的进度表可以参照他写给麦克格里维及其他朋友的信件绘制出来。1934 年 9 月,他从都柏林回到伦敦,在西布朗普顿的格特鲁德街租住了将近一年才着手写作。他 1935 年 8 月中旬动笔,在开头的四个星期写了约九千字;当时他就表示,自己已经决定用在海德公园放风筝的场景作为小说的结尾。此后到 10 月,他完成了两万字的创作,到 1936 年 2 月时只剩三个章节没有写完。1935 年 1 月,诗集《回声之骨》出版了,12 月他回到了故乡福克斯罗克。小说的创作中断了两三个月,但春天到来时,他在都柏林克莱尔街的一间阁楼里又拾起了笔——那是他创作短篇集《卵多于石》的地方。到 1936 年 6 月上旬,他终于给该小说画上了句号,月底前又将打印稿寄给

《普鲁斯特论》和《卵多于石》的出版商——查托与温德斯。

《莫菲》的创作进度较为平稳,表明在写作过程中贝克特有一种目的意识,这一点得到了他所做的准备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印证。该小说取材于贝克特在伦敦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早期在阅读中留意的或起草过的材料。然而,此时他是带着特定的意图,为新的任务而阅读的——如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戏剧、菲尔丁的小说、斯宾诺莎和海林克斯的哲学——阅读的方法强化了他的设想,而没有使之混淆。因此,遭到拒绝的短篇小说《闪电式计算》(现存于英国雷丁大学图书馆)围绕主角贵格利展开情节,描写了一个闪电般出现又消失(第13页)、给里昂茶馆那个插曲提供了素材的人物。《婊子镜》手写稿(也存于雷丁大学)中有关于星座图和贝德兰姆精神病院男护士职责等材料的笔记及摘要,这些内容在创作之前、期间或末期糅入了该小说。创作这篇作品之前及期间,贝克特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因此阅读格式塔及屈尔佩心理学倒是适得其所,但是,1935年2月至10月到肯特郡的贝斯冷皇家医院拜访朋友杰弗里·汤普森,这才是他为收集素材特意踏上的实地考察之旅。虽说他依然是在乔伊斯创作方法的阴影下进行创作,

但此时他的目的意识比先前更为坚定,因而用典日趋保守。该书是出于困境意识写成的,那种困境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他半推半就地自诩是困境的主宰,这既是笑话,同时严肃地说来,也是这一首要困境的一个形象。

随着贝克特从学徒期的试笔迈向成熟期对自有主题和风格的发现,引导他摒弃一种创作方法、采用另一种方法的本能,驱使他对已递交给出版社的这部作品进行了修订,因此这部作品两年后才得以出版。1936年7月15日,《莫菲》被查托拒绝,8月4日又遭到海因曼的回绝,此后他给乔治·里维又递交了一份打印稿,为的是书稿能在英国出版商之间传递,正如他给玛丽·曼宁·豪也寄送了一份稿子,让书稿在美国出版商之间来回审阅那样。1936年9月底,他动身前往德国,直到1937年4月初才回来。在他外出期间,大西洋两岸的出版商接连退稿,有的说如果他允许他们进行修改,让小说更适于销售,那他们就会有兴趣,这一点贝克特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后来,他回到故乡福克斯罗克,期间遇上了车祸,以约翰逊博士为主角的戏剧也没有进展;10月,他再次前往巴黎,后来又回到都柏林逗留了几天,代表叔叔参加一桩诽谤案的庭审。就这样,他非常抑郁地度过了几个月,终于在回到巴黎后,在1937年12

月9日那天得到消息,说劳特利奇已同意出版《莫菲》了。杰克·叶芝把书稿推荐给了他在那家出版社的编辑T.默里·拉格,后来常任文学编审赫伯特·里德热情地肯定了拉格的接受意见。就这样,贝克特在住院康复期间收到了校样——1938年1月7日的凌晨,他在街上被人捅伤了。他修订了原稿,插补了内容,到2月时,小说终于付印,印数为1500册,上市时间为3月7日,价格为7先令6便士。时来运转,贝克特感到又惊又喜,只有一点遗憾,就是封面上没有插入两只黑猩猩下象棋的照片——他完成初稿时,《每日素描》中的那张照片让他过目不忘。

对于这部小说,贝克特所做的准备和创作都是井然有序的;同样,劳特利奇的排版和印刷的效率也是出了名的,但两组事件的关系却十分复杂且至关重要。首先,《莫菲》的素材取自未发表的短篇小说《闪电式计算》和《婊子镜》的初稿,那两部作品先于这部小说,(或者说)是对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的补充,而非其组成部分。当然,那个短篇和那部初稿取材的方法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都可以归入德文编辑们称作“增补”的那类材料。作品中提起过的信札和私人便函也是相差无几的。第二,贝克特分六个小练习本连续创作的手稿存于私人手中,

编辑时无法拿来作参照。贝克特把初稿交给了朋友布莱恩·科菲,后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拿它待价而沽,而我们所掌握的零星的叙述——例如贝克特传记作家詹姆斯·诺尔逊的叙述——又不足以拿来和现存的打印稿进行比照。我们只能猜想,贝克特的第六个笔记本(封面颜色有所不同)中也许有该作品结尾的那几个段落,那些段落是贝克特逃离爱尔兰之后完成的。

第三,必须谨慎对待该作品的修正稿副本。该副本保存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人文研究中心(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装订在布面书皮中,作者签署的地点是克莱尔街 6 号,时间是 1936 年 6 月 26 日。一年后,贝克特向里维提到有三部手稿(当然,他是指打印稿):保存在奥斯汀的修正稿副本简称 HRC 本,编号为 3,在另两部手稿按照里维和曼宁的建议各自在编辑手中审读时,应当是一直留在贝克特自己手中的。当然,这一副本也可能就是正式出版之前,贝克特分时段借给麦克格里维、科菲和丹尼斯·德夫林传阅的那个副本。这一点,以及其中有一处劳特利奇版没有采纳的修正这一事实,表明这一副本不是用作印刷版底稿的那部打印稿。确实,劳特利奇版的第 235 页有两组双行诗(分别取自罗伯特·格林和乔治·

皮尔的歌曲),HRC 本中没有,但《婊子镜》的手稿中却标了出来,这说明在这部小说的版本变迁中,HRC 本处于十分微妙的位置。劳特利奇版和 HRC 本的不同之处还有,劳特利奇版的第 239 页插入了“帕加马派的巴拉奇”这个短语,以及先前对那“饱经蹂躏的脸庞”更为细致的描述在第 282 页却有所缩减。只可能有一个结论,就是贝克特提供的底稿是另一部现已失传的打印稿,而且据记载,他在现已同样失传的清样中也做了改动。结果就是,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清晰的,但出版的过程却留下了空白,为人们对贝克特意想的文本细节产生争执留下了余地。关于这些争执,下面我再回头论述。

## 二

劳特利奇出版《莫菲》几周后,相关评论就出现了,可谓观点不一。凯特·奥布莱恩在《旁观者》上发表的评论最让贝克特称心如意,而迪兰·托马斯在《新英国周刊》上发表的评论则极其敏锐。奥布莱恩表达了喜爱之意,赞扬《莫菲》具有“令人喜悦、使人兴奋的”精神,称之为自己心目中的本周最佳小说。她承认小说中有许多地方自己尚未理解,但又坚持说那没有关系:“真的,很少有一本书叫我这么爱不

释手,叫我如此痴迷地使用最高级甚至夸张手法来赞扬它。”托马斯和既褒且贬的人不同,他坦言这部小说是“一个错误”,但是在解释小说的质量如何有漏洞时,他又用实例证明了自己对待贝克特的创作方法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次年,爱尔兰只发表了一篇评论:奥斯汀·克拉克在《都柏林杂志》上发表匿名文章,详尽地批判了这部小说的缺陷。贝克特在年轻些的同代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由阿纳托尔·里沃阿朗的《当代爱尔兰文学》一文奠定的,该文见解更深入,称这部小说更适合法国读者。最透彻的评论出自布莱恩·科菲之手,但找不到发表的园地,因此可以说是这部小说从未得到过的最佳评价。(现在,该文收录在2005年秋季《记录:美国爱尔兰历史学会会刊》第18卷第1-2期第95至114页,并配有详尽的注释。)科菲指出,正如作者所见(这一资格至关重要),莫菲和安东先生面对面,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而贝克特对此的欣赏从他随后将这份手稿赠送给科菲这一行为就可见一斑。这部手稿的传阅范围有多广,又是如何融入文学传统的,这是另一回事:将近十年过去了,这部手稿才露面,那时文学实验的年代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淹没了。

劳特利奇似乎并不期待短期内销量大增。第一版有三种装订(眼下在收藏家手中要价颇

高),说明当时随着需求的增长,印刷量也增加了,其中第三种装订本售价降为4先令。根据出版商的记录,1938年大约售出了568册,1939年售出了23册,1940年售出了20册,1941年仅售出7册,到1943年3月该书不再印刷。所印的1500册只有一半经过装订流通出去了,所剩的750册未装订本则继续售卖。这批书的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兴许在空袭中毁了,或者仅仅是绞碎销毁了。贝克特的版税收入除去收入税,累计达20英镑。假如他不再创作,那么他的这部小说就只能步乔伊斯的后尘,随弗兰·奥布莱恩的《双鸟泳河》(1939)(由一位谨慎的伦敦出版商用不同版式相继发行的另一部实验小说)和雷蒙·格诺的《我们待女人总是太好》(1947)一道逐渐湮没。十多年过去了,这部小说依然受到别有眼力的钦佩者的青睐,如艾丽丝·默多克、维维安·梅西耶、艾丹·希金斯等,但他们毕竟人数不多,且分散在各地。

与此同时,劳特利奇版刚面世一个月,贝克特就开始将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人们猜想他懂得所写的作品即使对于读者大众没有直接的意义,对于他自己却有着不朽的价值;另一方面,他的未来似乎在巴黎,面对创作生涯的十字路口,他觉得闲得无

聊。于是,贝克特向老朋友阿尔弗雷德·贝隆求助,后者 1926 年至 1928 年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任讲师,眼下在法国的布封中学任教。到 1939 年 12 月,他们共翻译了九个章节,至 1940 年 2 月时,就将整部小说翻译完毕了;在那一年剩余的几个月里,贝克特又断断续续地修订了译稿。1945 年 10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博尔达和他 签订了合同,准备出版法文版《莫菲》以及他日后所有法文版和英文版的作品。1947 年 4 月 15 日,法文版《莫菲》出版了,贝克特将它献给贝隆:贝隆已于 1945 年死在了集中营,是被屠杀的“具有独特冒险精神的人物”中的第五个。两人合译的过程不甚明了,出版商也无意核实贝克特本人的贡献。小说售出的册数众口不一,但肯定不多:也许少得和劳特利奇版一样,还得不算后者头一年销售的火爆。根据博尔达的记录,四年过去了,所印 3500 册当中也只有 735 册脱手了,实际销售量少得只有 285 册,因为其中 350 册印装有缺陷,另 100 册是免费赠送的。争执由此而生,博尔达要求贝克特偿还出版社预付的稿酬;从 1951 年 5 月到 1953 年 12 月,经过漫长的谈判,博尔达同意将所剩 2750 册出售给热罗姆·兰东。之前,兰东已通过午夜出版社出版了贝克特的法文小说三部曲和戏剧《等待戈多》,1954 年,他将博尔达

版的《莫菲》换上新的封面出版。1956年,“午夜版”出了第二版,1965年出了第三版,就这样,这部小说很快就糅进了贝克特的法文作品集。

贝克特参加的另一项翻译工作在此也得提一提,因为在他所有别的翻译工作中,唯独这一件工作跟该小说现行的版本有关:那就是1959年6月由罗沃尔特出版的德文版。封面署名译者为艾尔玛·托普霍芬,他1949年以来一直在巴黎大学任德语讲师,并攻读博士学位,后来在巴黎高师继承了保罗·策兰的职位。他攻读学位期间就自告奋勇将《等待戈多》翻译成德文,很快就成了贝克特青睐的法—德译者:1953年德文版《等待戈多》出版,1958年德文版《马龙之死》面世,1959年德文版《终局》和《无法称呼的人》也推向了市场。然而,在他将法文版《等待戈多》翻译成德文期间,那卷作品中的英文诗却是由伊娃·黑塞翻译的;当时他负责的英文戏剧的剧名(1957年版的《所有倒下的》和1959年版的《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是和艾丽卡·舍宁(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合作翻译的。1959年德文版《莫菲》出版时仅署了他的名字,这一事实证明,他得到了贝克特的大量帮助,从了解他的人那儿我们也可以找到证据。关键不是译文本身——像“博尔达—午夜”版

那样,译文根据英文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删减和更改。典故要保留核心意义的话,就得略作修饰;幽默是一种潜入习惯性反应的品质,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会产生微妙的变化。关键是,贝克特又一次深陷通过自己的英文文本进行思考的漩涡,这一特定的情形几乎确定无疑地促使贝克特本人和托普霍芬都要参照先前翻译的法文版来寻求解决之道。法文译本和德文译本都提供了纠正英文文本的材料错误的机会,有些机会他们抓住了,另一些则忽略了。在这一方面,他们对一种改良的文本所做的贡献,和1938年劳特利奇版之后出现的几种英文版的贡献是同样多的。

英文版《莫菲》的首次重印是纽约格罗夫出版社推出的影印版。该版于1957年5月16日推出,精装本售价每册3.50美元,平装本售价每册1.95美元。法兰辛·费尔森哈尔设计的试验性封面很快就被罗伊·库尔曼设计的封面取代了;还推出了装订方式不同的限量签名版。这个重印版是格罗夫出版社依照先前出版的贝克特自己英译的午夜版法文作品推出的,版式相同,迄今已重印多次。这个版本对英语国家的读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莫菲》是1959年《视角·贝克特专辑》的中心议题,也是休·肯纳(1961)、鲁比·科恩(1962)及稍后的

约翰·弗莱彻(1964)的专著探讨的主题。它为人们理解贝克特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格式化的方式,强化了英语读者认为贝克特主要是一位喜剧作家的观点——当时,《终局》及他的法语小说往往又使读者以为他绝非喜剧作家,作品中的主角在美国学生看来就是一个笛卡尔似的半人半兽的怪物。事实证明,这一解开谜团的“钥匙”能关上的门和它能打开的门一样多。科菲的出发点——他以为,小说的结构展现的是对笛卡尔二分法的怀疑和批判,而非热烈欢呼——带来的益处更多。对看到过完成后的初稿的第一位读者,贝克特同样坦率地承认了是谁明确指出了这同一个问题(见贝克特1936年7月7日致麦克格里维的信)。他承认说,自己没办法避开“阿辽沙的错误”——典故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年纪最小的阿列克谢——意思是他没法让相互冲突的情感协调一致。他写在草稿本中的标题全称是《萨莎·莫菲》,这一全称体现的是同一回事——“萨莎”是“亚历山德拉”的爱称,正如“阿辽沙”是“阿列克谢”的爱称,因此“萨莎”暗指西莉亚。如此清晰地传达如此多的含义,这是这部小说的成就,即超越贝克特前期作品的地方。事实证明,解决这一难题最不费吹灰之力的办法就是,干脆把它推向后台,抢了它的